

亚 非 文 学 丛 书



飢 餓

巴达查里雅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亚 非 文 学 丛 书

[印 度]

飢 餓

巴达查里雅著

馮金辛 郭开兰译

張梦麟校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Bhabani Bhattacharya
SO MANY HUNGERS!

Hind Kitabs Ltd, Bombay, 1947.

飢 餓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1263 字数180,000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 $\frac{1}{16}$ 插页2

1959年9月北京第2版 1959年11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2001—10000册

定价(3)0.77元

前 言

巴巴尼·巴达查里雅的《飢餓》是印度的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小說，反映了一九三九到一九四三年英帝国統治下的印度的政治和社会面貌。它是一部孟加拉大飢荒的悲慘的历史紀錄，也是一篇揭露英帝国主义統治印度的罪惡的控訴書。更有意义的是，这部作品生动地描繪了劳动人民对独立自由的渴望、对祖国和他們同胞的热爱以及对英帝国主义者的深仇大恨，使人信服地刻划了劳动人民和知識分子在苦难和斗争中的成长与发展，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必获胜利的信心。

一九四二到一九四三年孟加拉的大飢荒，饿死了几百万人，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大悲剧。当时印度作家以大飢荒为題材，写出了一些动人的作品，我国已經介紹的有塔尔西·拉奚里的《断弦》和克里山·錢达尔的《我不能死》，进步作家巴达查里雅的《飢餓》也是其中之一。作者在一九五一年应苏联《文学报》的邀請，发表了一篇《印度的飢荒》，他在这篇文章里說，“某一种外界的力量，某一种比我自己更强有力的东西”推动着我“来写摆在我面前的巨大主题”；又說，“似乎是千百万被飢餓所折磨的人亲自握住了我的手，把笔塞在我的手里”。《飢餓》出版以后，受到印度国内外广大讀者群众的热烈欢迎，就是受到作者这一种同人民思想感情打成一片的强烈的正义力量的感染，并且也証明毛主席教导我們的“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的源泉”

这一个真理。

巴达查里雅以一个农民家庭和一个资产阶级家庭的生活和遭遇为两条主綫，把一九三九到一九四三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和在孟加拉大飢荒中印度社会上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和问题联貫起来，給我們繪出了一幅惊心动魄的黎明前的黑夜的图景。

作者在小說中对大飢荒的全面而細致的刻划，是令人觸目惊心的。他从四面八方，从乡村，从城市，从公路上写千百万飢民的慘境：奄奄待斃的农妇活埋嬰兒，农民們把树皮草根当作难得的食粮，大路上成千上万流离失所的飢民汇成了人流，兀鷹貪食成堆的死尸，豺狼吞食还在呻吟着的女人的肉，以及逃到印度工商业中心加尔各答的难民檢食垃圾堆里的渣滓等等……。这一幅幅凄慘的景象都活生生地展現在我們面前。有誰能对这种人間地獄的生活而不感到憤怒呢？有誰讀到了它能够无动于衷呢？

可是作者并不止于描写人民的灾难，而要探索造成这样严重灾难的根源。他在叙述了种种生动的事实以后，讓小說主人公拉霍尔得出結論說：

“飢餓不是由于什么天灾，也不是由于什么收成不佳。这是人为的飢荒。因为收成一直很好，即使軍隊收买了大批粮食，只要有公平合理的定額分配，大家总能有得吃的。可是，什么定額分配都沒有。那姗姗来迟的禁止囤积居奇的禁令，只不过是一紙空文——从来没有对有錢的粮食投机商，那些高官显貴的走狗执行过。四万只民船被任意拆毀了。許多村庄給撤退一空了。流离失所的人們一貧如洗。作为战时金融支柱的滥发的鈔票，更象画龙点睛似的，最后一下吸干了人民的購買力，把人民一生的些許积蓄貶值到原来价值的五分之一。生活的根基全被摧毁

說。“迟了好几个星期呢。你瞧瞧今天出世的这一个！”

母亲又笑了一笑，繼續說道：“还得买糖，买衣裳。我記得早先那时候的情况。我們买不到英国貨，在我們自己的紗厂开工以前，連衣裳都沒有。我得为你爹和你們弟兄俩弄到英国白斜紋布。还有罐頭奶油，罐頭魚。你們这些家伙啊，口味真怪。孟加拉河里的魚多得把河都塞住了。各种各样的魚，大的，小的，全都有。可是你和庫納尔偏喜欢只长了一年大的罐頭魚，还那么腥！”

正在想着高远事情的兒子，对母亲的这番处世之道可听不进去。他的耳朵又听起广播来了。他那寬边鏡框后面的眼睛显得犀利而明亮。母亲便轉过身子，順着走廊走去了。

“还没有过三十年，大英帝国就 又和德国二次交战了——”

把这恶魔餵养得多好啊，因为没有更厉害的反动矛头了——拉霍尔沉思着，露出諷刺的神情。餵养得多好——用牺牲別国人民，你連知道也不知道的人民的自由来餵养。是的，他就是这样用別人当牺牲去餵养——而現在，历史是怎样地嘲弄他啊！拉霍尔也充滿了嘲弄的心情，他嘴角朝下，嘴唇紧紧閉着，不出声地在心里暗自大笑。

即使他心里已經瞥見了远处的那一場大火，他的两眼也还是充滿焦虑，看着那寬闊的大理石地面的走廊。这条走廊，从这间房門口通过，一直伸到通向樓上的灰綠色的鑲花樓梯口。一个女佣提着一桶热气騰騰的水走了过去。难道是——他的心砰砰地跳起来。不会的——半个鐘头只才过了五分鐘呢。十分鐘痛一陣，隔得这样紧，又是这样厉害的痛法。远在天亮的时候，这种情形他就已經看見过一次了，他好象給火烧了似的难

一个甘地的信仰者，他受了祖父的影响，具有正义感，热心于印度的独立运动。自己是学科学的，終日埋头在实验室里。一九三九年大战爆发了，一开始，他就注意参加大战与爭取独立的关系問題，虽然經過自己的苦思和祖父的指导，但他仍是在徘徊犹豫中，研究自己的科学。后来，他看到一系列的事实；事实本身教育了他，終于使他認識到印度人民的灾难的主要根源，是在于英帝国主义的統治。他更認識到独立自由不可能由別人賜予的，必須由自己去爭取。他想：

“自由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也不可能向海洋彼岸的国家去求得，它只会在苦难和斗争的广大泥沼中开花，它只会从心灵的种子里成长。”

他参加了救灾工作，也参加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实际斗争。最后 he 被捕了，“他眼里燃烧着热烈的喜悦，脸上焕发出奇妙而激昂的胜利的表情，加入了合唱：

鎖鏈越是套得紧，
鎖鏈越容易掙断！”

有悠久文化历史的印度，經過千百万工人农民以及有象拉霍爾这样的知識分子共同参加的英勇斗争，終于掙脱了那条几百年来英帝国主义者套在他們头上的鎖鏈了！《飢餓》这部小說实际上也参加了伟大的印度人民摆脱这一沉重的历史命运的斗争。

編 者

一九五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第一章

說話的聲音，听起来低声下气，一字一板的，一点也不激昂振奋。那个声音太沒有生气了，表达不出任何热情，不帶任何火气。但是，当时的情势却突然来临，逼着这个声音来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使它变得生动有力起来。拉霍尔分明知道，这位首相完全是为时势所迫，事不由己，心里其实是不甘的。虽然如此，拉霍尔却仍旧听得入神，听得着迷，觉得那从远处传来的平板声音，越过太空，仿佛正对着他的耳朵轟击。他起了一种麻刺刺的感觉，麻到脊梁，麻到膝盖窝里。他全身沒有一处不紧张。但是他一見一个披着紗丽的女人脚步緩慢地在走廊上走过的时候，便又从这紧张中摆脱出来，向門口冲去。

“媽？”拉霍尔舐了舐嘴唇，“是个男的还是个女的，媽？”

女人轉过身来，看見了他痛苦的表情。軟心腸的孩子啊！她的眼光溫暖地落在他的脸上。难道他真不能适应生活里的残酷嗎？

“什么也还没有呢，”她微微地摇摇头說，显得很鎮靜，“快了。陣痛的間歇不到十分鐘了。”

这几句冷靜的話給了他一个打击。他惊得往后縮了一縮，連忙抓住門框。

“是要有厉害的陣痛的，这是照例要有的呀。再过半个鐘头就好啦，拉霍尔，只要再过半个鐘头，就什么事都好好的

了。那时你就会听到你的心肝宝贝哇哇的哭声了。”

半个钟头，那简直是几世纪还不止哪！但他勉强镇定下来，用愉快的想象来宽慰自己火烧似的心。

“她一生下来就要哭，是不是？”他的声音似乎充满了憧憬。他象是亲眼看见自己的女儿，捏着小拳头，只有初生婴儿才有的那样蜷着腿，哭得——这是她堕地后找到的新东西——小脸儿全都皱了起。

看到儿子那么孩子气，母亲微笑起来。“不错，他一生下来，他的小拳头一般的喉头就要哇哇的叫。不过，拉霍尔，你要不把那个收音机关上，他哭怕你也听不见。”

他的眼光又飞回到那架收音机上。他留神听了一会儿，轮廓清晰的脸变得聚精会神起来。

“她一生下来就碰到打仗！妈，你已经听说了吧？”他转过身去，声调有点颤抖，跟着一个字一个字从他嘴里蹦了出来。

“过了多少世纪才成长起来的伟大民族就要捲入这场烈火了。那将是一场巨大的斗争，巨大的灾难。但那也是值得的，要是它能够把企图勒死文明生活的恶魔剷除了的话。而她——噢，”他兴奋得噎了一下——“而她可刚刚在这时候出生。”

母亲焦虑起来。“打仗？这么说，已经打起来了？那么，我们得趁食品店还不知道风声的时候，先去买好米，买好油，再买上半年的粮食。物价会飞涨起来的。”她顿住了，回想以前的事。“真怪！你也是在打仗的时候生的，拉霍尔。你出生的时候正赶上那一次大残杀开始。你是在——”

“妈，我没有那样巧，我是七月半^①生的。”拉霍尔插嘴

① 这儿的七月半是指印度日历。

了，……

“……而領導着災民們去度過這場大飢荒的，却又是那些高高在上，冷酷殘忍的外國大亨，他們使用着一批逢迎獻媚的傀儡，一批用錢雇來的奎士林。這些奎士林，既無能，又胡塗，既沒有感情，又沒有心肝。……”

是的，這是极其正確的一個概括。幾百萬人的死亡是應由外國統治者、官吏、銀行老板和投機商人負責的。

而英國統治者不僅不採取救濟的適當措施，反而要喪盡天良地隱瞞這一場空前的浩劫。

而英國統治者還在鎮壓人民的反抗和鬥爭。

而英國統治者及其幫凶還在到處橫行霸道。

而官吏和投機商人還在與災民聚集的同一城市中大发橫財，度着他們的荒淫無耻的豪華生活。

作者在這裡是把壓迫者和被壓迫者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用對比的方法鮮明而深入地刻劃出來了。在災難和掙扎中勞動人民的感情不是對自己的命運的悲嘆，而是對祖國自由的渴望、對自己同胞的關懷和對致他們於死命的敵人的仇恨。這一切，引起讀者的感情，不是憐憫，而是憤怒！

我們看到在這一場災難中許多勞動人民表現了他們階級友愛的高貴品質，比如一個農民要把自己在救濟站領到的一張飯票，讓給比他更為飢餓的人；一個少女甘願出賣自己的色相，來救濟她的危在旦夕的兄弟姐妹。……小說中還有不少這一類可歌可泣的事例。正如作者說，在這些事例中，正表現了“他們心靈上的這些品質是磨滅不了的”。

我們更看到小說主人公拉霍爾在苦難和鬥爭中的成長與發展。他出身於資產階級，父親就是一個投機商人，可是祖父却是

受，但那时还不可能象现在这样厉害……陣痛发作的时候，簡直象火烧着她的全身，使得她起初渾身紧做一团，接着就发抖，然后全身都垮了，好象成了碎片。她呻吟，精疲力尽了，她嚎叫，她气喘，每叫一声，每喘一下，脸上就是一陣汗——

“我們盼望每一个英国人都負起責任来。”

空中障碍在收音机里突然发出爆炸似的聲音，拉霍尔心不在焉地轉动着电紐，随着电紐的轉动，一下子是音乐声，再一下子又是滔滔不絕的演講声，最后拨到了彩森^①电台。一个法西斯分子的刺耳的声音正在恐吓世界。拉霍尔脸上显出滿脸的憎恶。一个伟大的国家在匪帮的教練之下，要来毁灭世界。战争成了它生存的必要条件，它就是这样想法的，因为它害怕失敗，恐惧失敗。失敗主义在窒息着它。它以为在白骨纍纍的欧洲战场上可以重新找回它的尊严。作梦！失敗——这才是德国生存下去的唯一希望。讓英国的反动力量去摧毀它們的納粹弟兄吧。那时德国就能再生了。

英国呢，也一样。本来英国已被自己的死硬派政客們推下了寡廉鮮恥的深坑，連体面都不顧了。这回它会从坑里爬出来，洗淨身上的污秽，将会有新的开明的領導了——

在这世界危急的时候，拉霍尔心里就象这样捉摸着。

不知哪儿，有門砰的一下关上了。他猛的一跳，关了收音机。“原来是大門。他全身紧张地朝走廊冲了出去，只听一声“立定！”向他传了过来。庫納尔大踏步走进来了。他穿着法兰絨衣褲，手里拿着网球拍，一个細长的身段，运动家的体格。

“敬礼！”他对自己发着命令，脚跟喀搭一声靠牆，右手利落

① 納粹德國广播电台所在地。

地举了起来。

“哥哥，給你介紹介紹一个皇家軍官，騎兵軍官。”他放下手，降低了声音說。“也許你还不知道这消息吧？在你学者的書斋里，这些人間的瑣事——”

拉霍尔咧着嘴笑笑。

“我不知道？我知道的还不止这一点呢，庫納尔，今天舞台上的这些大角色——我都亲眼見過。我听到首相在議會里的演講。关于印度問題的辯論。我也在柏林瞧見過人类的头号敌人。我又在法国下議院里——”

庫納尔搖搖手，彷彿已經听够了。

“你在欧洲四五年，这一点你占了我的上风。洛滋^①的板球賽；溫布尔頓^②的网球賽；柏林的奥林匹克运动会。这一切人生的乐事你都享受过了。运气多好！現在輪到我啦。巴素上尉，率領他的装甲先头部队，进攻齐格菲防綫的一个坚强据点，消灭了敌人，他的战功荣获呈报——”

“我好象听說巴素中尉是个騎兵軍官呀——”

“是巴素上尉，对不起。有本事的人会高升的呀——巴素上尉属于机械化部队，要是在从前，他可能是个馬上英雄，如今，他可坐的是三十吨重的坦克了。哥哥，我一点不开玩笑。我就要去見我們大学軍訓队的队长北尔得少校。我相信，我可以得个一官半职的。我受过些訓練，不是吗？我可以当个下级軍官什么的。”

拉霍尔一声不响，皺着眉头在想心思。一向非常实际的庫納尔，立刻就作了决定，对于善恶是非等理論上的問題并不去

① 倫敦的板球場。

② 倫敦郊外的網球場。

操心。战争对他只是一场巨大的冒险。战争的目的是毋须计较的。庫納尔要是入了民主国家的军队，那只是凑巧。可是他拉霍尔呢，他对于什么是更有价值的事情，心里原有精密的计算的，现在他也感到这同样的急不可耐的冲动，想积极参加到这场反法西斯侵略的民主战争里去——在过去的年月里，他不是渴望着这种斗争吗？

“我也许会参军的——”他的语调很奇怪，象是在辩护！

“你？”庫納尔瞪着眼看他，摇摇头。“噢，不成。一个伟大的天体物理学教授。剑桥的科学博士。而且——”

拉霍尔晓得他那句没有说完的话是什么。又有多少分钟从这个半个钟头里滴搭掉了呢？要是他能够到楼上的边房里去看看情形就好啦！蒙珠在她第五个月份上就消瘦起来了，就憔悴起来了。她需要吃点补药，钙。可是她不肯吃，她听说，钙会妨碍孩子的肤色！于是她就一月一月地瘦了下来，她让自己的精力慢慢消逝。噢，要是——拉霍尔难过起来——要是自己坚持叫她吃钙片就好了！

“你有你的岗位。有一天，你会发现一种还不知道的太阳光线，或者是什么星的光线吧？那时一种惊人的新理论就会由你阐明出来了。你准能成为皇家学会的会员。”说到这里，一股同情使他脸上彫象般的坚强线条柔和了下来。他走近一两步。他比他哥哥要高两吋。“你错不了的，哥哥。不，你不能参军。无论如何，嫂嫂也不会放你走。至于我，我要的是行动，冒险，飞黄腾达。想想看，若不是这个战争，我可能注定要坐办公桌呢！爹早已在四处托情了。”他停了一下，仔细听着。

“他马上就要到家了。刚才我骑自行车回来的时候，在街角赶过了他——我从来没有看见他走得这样快。他一定也听到消息

了。我得赶快溜之大吉。”他又停了一下，两眼飞向楼梯，然后低声說道：“小家伙生下来的时候，替我祝福祝福。”

“那个丫头——”拉霍尔心不在焉地說。战争退到脑后。他又想到蒙珠了。她呻吟着，眼里挂满了眼泪。就在今天的早晨，她还罵过他，那时她紧握着他的手，喘着气，“都是你不好。要是你当初告訴我不要有孩子就好了！”但她必須要有孩子。她的血液里有着坚决要做母亲的要求啊。

“哪个丫头？”庫納尔低声說，吃了一惊，随即激动地喊了起来。“哥哥！”他抓住哥哥的肩膀，一边搖着，一边叫道：“你干嗎不告訴我？小家伙已經出世了！那太好了！我一直非常焦急。可怜的嫂嫂——”

这时，拉霍尔可真爱他的弟弟了。誰曾想到庫納尔会为这种事情担忧呢！他整天东跑西跑，追求着种种自己爱好的东西。家里发生什么事他是管也不管的。他也没有时间来管——試想班納基正在練兵場上耀武揚威，大显身手的时候，怎么还能顧到家里的瑣事呢？

“还没有。只是我希望是个女儿。”他看到弟弟豎起眉毛，他就有些不好意思，笑了。“媽下楼来过，她說快了。”他的笑容收斂起来。“蒙珠沒有問題。她有好手照料着。只是，太痛苦——”

“我恨的就是痛苦，”庫納尔突然憤慨地說。“我恨女人受的痛苦。有痛苦叫男人們去受好啦；他們受得住。別讓女人——母親們，姊妹們，妻子們去受。”庫納尔猝然停了下来，对于自己这突然的发怒覺得有些狼狽。“爹来了，他可能又要教訓我了！”他揮着网球拍，逃了出去。

爹将近五十岁，矮胖子，大四方脸上一对銳利的眼睛，剪

得短短的花白头髮，体格和两个儿子一点也不象。他穿着不太合身的英国服装——一件烏油油的羊駝呢上衣，打着黑色的蝴蝶結，下面穿的白斜紋布褲子，紧紧地纏在大肚子上，高高吊起，褲脚离脚踝还有一吋。一根沉甸甸的金表鏈橫在胸前，閃閃发光。

“这么說，打起来啦？”他慢慢地走上走廊，轉过身子。

“打起来了，”拉霍尔滿肚子意見，需要发表。“他們是給逼出来的。道义上的責任！哼，想用这句老生常談来揩掉慕尼黑耻辱的耻辱！事实是，納粹侵犯了帝国的神圣利益了。納粹又做起德皇的旧梦来了。”

“这是炸药嘛！”父亲摇摇头說。“玩炸药能玩多久呢？”他向前走去，到了走廊的尽头又轉身走回来。“你看能打多久？”

“打到新的时代出現的时候，”拉霍尔冲口答了出来，仿佛在自言自語。“帝国主义战争就会变成思想战争，价值战争。死硬派們会不得不喊出他們自己所痛恨的口号，解放出它們自己最害怕的力量来。”

“那末是黄金还是鋼鉄呢？”薩馬芮德拉插嘴說，眯起眼睛。他也仿佛在自言自語。

拉霍尔盯着他看，莫名其妙起来。

“战争是两样都要消耗的——”

薩馬芮德拉不耐煩地摇摇头。

“你不懂嗎？我說的是金条还是鋼鉄股票——我买哪一样好？”他低声而热烈地說。“明天，股票市場就要发生大风暴了。多头空前买进，有什么买什么，空头一个也沒有。鋼鉄飞也似地暴涨，黄金也一样——挑哪一种呢？这是一生只有一次

的机会——”

庫納尔由于某种原因而高兴这个战争，父亲由于另一种理由也高兴这个战争。你也高兴吗？拉霍尔在心头自己問自己。庫納尔要去当兵，父亲要去买股票，母亲要去买米和芥辣油，你呢？

半个鐘头差不多快到了——这个想头这时候压倒了所有别的思绪。生死系于一髮的这一瞬間就要来临了。要是蒙珠有个三长两短——不会的！婚后这些年来，她已經成为他灵魂的一部分，怎能想象自己活着，而她却永离人世！然而，他不是常常对她不經心嗎？沉溺在自己的工作里，他对她的許多小乐趣——在恒河岸上散一次步哪，在飞波^①吃一頓飯哪，看一場电影哪——不是全不理會嗎？真蠢啊！再也不許有这种事了。她所需求于他的，一切都能得到，一切。只要她活着，生下孩子，快快活活地做母亲就好了。

表示吉利的法螺的鳴鳴声把他吓了一跳。在楼梯的轉弯处站着母亲。

“来吧，你們两个都来吧。来站在門口好好看一看这新出世的小毛头吧——她刚洗过。一对大大的眼睛，皮肤象玫瑰似的紅，奶油样的白，跟她母亲一模一样。”

“要是她的样子象母亲，福气可就大啦，”薩馬芮德拉喜气洋洋地說。“那我們就不必为了替她物色新郎，担心得連觉都睡不好了。”他得意得哈哈大笑起来。“拉霍尔，你先去看看那个漂亮的小丫头好啦。我馬上就来。我現在得打電話給我的股票經紀人。买黄金还是买鋼鉄。懂嗎？”他挺起胸脯，嘴

① 加尔各答最大西餐館之一。

里不說，心里在想：哼，这样的好日子，一面是大战争，一面生了个可爱的孙女儿，你得做一个金融大王才好啊。难道你不明白嗎？

“媽，蒙珠呢？”

她微笑了一下。“过一会儿你就看見她了。她很疲倦，可很快乐。先讓女大夫做完她的事吧。”于是她走去抱孩子。

哇哇的哭声！一个新生婴儿的微弱的，自己一点办法沒有的执拗的哭声！拉霍尔象生了根似的呆住了。他得意得心花怒放！在今年秋天的这个日子里，有两桩兴奋的事情降临到他的头上。首相向卅字旗宣了战。蒙珠生了个女儿。無論哪一桩，对他都是一个极深刻的经历，使他的感情激动，仿佛是他个人完成了什么成就一样。他的女儿竟然生在这样一个吉利的时候——一个迷恋腐朽的旧世界秩序的政客正在发出事与愿违的呼吁，要这个世界秩序自掘坟墓的时候，这倒有些象征性的意义哩。

是的！在这个血流成河的战争里，淹死的不仅是卅字旗，还将有許多別的东西。千百万青年是不会白死的。

第二章

新日子，这个行将到来的新时代的光明先驱者，开始从玻璃窗上透进来，惊醒了他，使他醒了过来的思想，添上一种渴望的期待。

他睡得很好，沒有前晚上那种可怕的紧张。那一晚，蒙珠在痛苦中掙扎，睜得大大的眼睛里充滿了恐怖，大門附近的漆黑的街上，又有一只貓在阴惨地哀号，这不祥的征兆使她的恐